

嘉定侯開國鳳阿集第二本

文 282.9541

35

2



鳳阿集

平邊頌八章

維

皇建極式臣萬邦薄海內外來享來王于茲三紀神武孔揚  
兩階干羽德邁陶唐

惟朔諸部作戎藩衛度稟正朔主臣以世孰居其外襲  
盜以爭狡焉啟釁屢興師征

蠢爾小醜六年負固或去或來亦離亦聚并底陸梁州  
間竊據以干大典天不爾畀

皇赫斯怒聖謨特持三臨絕域親總六師喻以恩威彼悛不  
知曷不順命稽首弗違





我師既安膚功克奏深入其阻神靈默佑孰曰不泉有  
泉如醴孰曰不毛有草如薺

既秣我馬載厲我軍左剪右屠羣獸崩彼自授首爰  
洗甲兵

皇仁

布昭荒服永寧

荒服既寧

皇曰

旋歸前歌後舞言觀其旂九邊輯柔萬國雍熙

一人

有慶兆民之依

荒服既寧威揚八表告厥成功宜郊宜廟橐弓戢干却  
馬糞田受天百祿於萬斯年

擬唐文學館十八學士頌

武德貞觀明君良佐猗與盛業聿開景祚文含經緯謀  
深弼輔邁漢蕭曹惟房與杜仲謚識時迎謁長春學館  
諫苑爰著忱恂世長愚直諧嚔辨悟諫議軍咨款款道  
故伯褒方畧馬上占詞克平竇王振旅班師希明之詩  
事或非道巽言秘謀永錫難老思廉繼述殫精史學克  
衛故君節義卓犖朗善名理守貞潛耀兼通二氏隨端  
析要仲達經術風傳闕里訂詁敷言錫名正義立道世  
族遇俘從容維持幽將正議令終守素內譜閑閱詳識  
雅目人物比五經笥秘監著作沈靜寡欲帝稱五絕人  
方二陸允恭善文少美姿容樂登秦館耻入隋宮相時

顏子學業濟濟拾遺補闕惟師古弟高陽延族熾灼威  
權進身惟佞得位以奸薛氏三鳳元敬鵠雛專掌文翰  
莫得親踈文達方雅博涉經史首焯是師水寒於水慎  
行尚主宗聯相門括地有志引士有言惟茲羣公名流  
德邵摹諸丹青是則是倣

馬忠勤公頌

公諱珩陝西武功縣舉人在永嘉尹與溫處道  
陳公丹赤同殉耿逆之難

上卹贈有加勅建雙忠祠嗣子蘓松糧道逸安公復  
陳情南巡行在賜謚忠勤

天經地義著為五常君仁臣忠之紀之綱正氣所集嶽  
峙川長歿盡節烈生慕明良致命遂志身殉封疆丹心  
碧血負雪懷霜永勵臣節伊國之光後賢式穀克遂顯  
揚堂堂馬公世載厥德太乙儲精漆沮流澤民溯趙奢  
裔分伯益奕代濟美四方矜式絳紗生徒綠野學識科  
目繩繩才名翼翼符剖名邦寫飛巖邑襦袴興謳絃歌  
著績

皇朝

繼序受命於天聖神文武偉烈無前分藩置牧於萬斯



年過彼無諸負固弄權滇黔粵蜀比附勾連盜我土地  
遽起戈鋌越山壤接閩海烽傳訛言扇惑自甌達燕公  
偕分監并心守墨秣馬厲兵擐甲撻胄慕礮騰宵狼烟  
蔽晝亦有反間潛為說構公誓皦日決策待救不避矢  
石敢全身首洪容巡遠于今再邁

皇用震赫大興師征命將四出三孽克平戮劉醜類嘉悼幽  
貞戕戕雙忠立祠專城

宸書 擊錫

天語孔明龍蟠鳳翥掩映日星卹孤表嗣寵渥頻仍佑啓後  
昆揆藻蜚英綰綬給被治行廉明持節沅湘建牙吳會  
軍民蒙休輓輸攸賴卹黍召棠郊圻暗藹明發有懷易

名未屆幸際

省方咸膺時邁岳牧庶僚趨塵望拜瀝臆陳情

天顏舒泰殊榮異數恩同礪帶實由象賢欽承

帝賚忠君勤事節惠酬庸是父是子作孝作忠禮儀卒獲俎

豆斯隆左瞻永寧右眎扶風

奎章高揭馬鬣崇封為位官齋雪涕受終洗爵奠尊氣合昭

融事垂金石銘勒鼎鐘百辟卿士罔弗咨歎四郊謳吟  
無分井閭榮哀允全夫復何憾詔燕克家仁漸義貫家

崇堂構國樹楨幹福壽多男綿延無筭其忝部民欽茲

懿彥永言景行靡罄柔翰

寄編修汪先生

高齋叩別彈指再易寒暑矣伏惟起居清吉著述益多  
其自來京師羈栖館穀寂寞尤甚而朱門謝容觴詠不  
聞緬想當年獲侍先生於邸舍促坐論文陶陶永日即  
偶然一語一默一喜一愕無非性情流露文章發見處  
皆可書紳銘几未嘗不一日九迴腸也其賦性迂拙內  
懷耿介不能屈曲隨人效昏夜乞憐之態故京師徃來  
者不過先君之故交三四公餘則未敢輕懷一刺以相  
干也祇以故園荒蕪拾橡不克跼蹐依人進退狼狽殊  
失二十年素志清夜無寐輒思少辦一椽之資從執事  
於皆山閣親炙高風以畢先生之教得明學問之指歸



經史之源委識從前所未至而策其將來於以繼師傳而承先緒雖拾青紫如芥積金玉如山亦不與易也前懇先人墓銘重荷慨久未審曾脫稿否特令兕銓拜領大集即日付梓萬祈編入庶使先人之潛德幽光得附如椽以不朽其為榮藉何如潛菴湯公以理學文章來撫吳地不特私心仰止實八郡之福也惟是吳俗頽靡所賴以振興澄汰者正復不少先生交誼最篤凡地方之利弊風尚之興草政事之舉措必能為之力言湯公亦必能信而行之風行草偃自當返淳歸樸以副

聖主

軫念元元之意也其所最切者莫如浮糧一事向來歷任撫軍及輦下諸公雖數言之為部議所格今湯公既

為

當宁所倚重則言無不從可知已向纂蘓松田賦考一冊附塵台覽或可備芻蕘之採也秋風漸厲伏惟為道珍攝臨穎馳結

致葉已畦進士

憶自庚戌春仲得聆教益迄今星紀一周矣年家世好  
落落晨星閔切如執事未得時時晤對輒深雲樹之思  
然齒芬噓植每叨光寵感泐之餘惟有企結某頻年踪  
跡多在京師邇因抱病南還閉戶削跡側聞制府以通  
志大典敦請總裁江南北人士翹首告成樂觀盛事某  
海陬鄙生管窺蠡測無能為役敢以一邑之事告之於  
執事以備採擇敝邑處郡之東偏固僻陋之區也而田  
賦之額實稱壯縣自正供以至雜項歲至四十萬與吳  
江長洲相頡頏而加漕布折二項尤為蘓屬所無蓋以  
通省全漕之月糧七邑應加之布折俱萃為一邑之輸



將歲增五萬二千三百有奇是吾郡為浮糧所困而嘉  
邑其尤甚者也竊考通志只載田賦總目例不能詳倘  
得於藝文中採其尤要者附入一二篇以為將來請蠲  
之地小邑幸甚鄉先生婁子柔嘗云嘉定僻在海濱其  
俗敦樸近厚嗜古勤學之士不後於旁郡邑而其人率  
不驚於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於典章或  
深於盛衰得失之故徃徃不同於剝剝之學茲特檢新  
舊志中人物之卓然可傳者三十餘人另開別幅以備  
裁定至寒門自先大叅先太常先通政三世以來並以  
政事忠節文章為當世所稱此久在執事明鑒中無容  
多贅附呈家乘一冊仰希主持公道為之表章而先祖

先君先伯叔亦得附見於下尤為感荷此雖一家之私  
情實符天下之公是知執事暨同事諸老先生表章闡  
幽自有同心而某等仰荷私恩亦當世世以之矣臨啓  
曷勝懇禱之至

寄倪閣公檢討

猶憶春間叩唁京邸僅逐隊一奠而星軺過發又以伏  
枕不及躬送至今歎仄比知讀禮之餘動定如常矣北  
望雲山彌增馳結某京華浪跡久賦倦游頃以劇病歸  
里閉門削跡日與藥鑪為伴側聞制臺以通志大典遴  
選鉅儒開局纂輯十三州人士莫不翹首告成樂觀盛  
舉因念敝邑新志成於癸丑之秋茲奉檄補輯十年中  
之事呈府轉送第同局諸君議論不無異同去取未能  
悉當文獻無徵貽譏識者猶記閣下在都時曾以敝邑  
先賢事跡囑某廣為蒐採而塵冗鹿鹿久稽報命茲因  
補葺之暇繙閱新舊諸志於人物傳中詳加攷訂特檢



事功言行確然可傳與國史相關者三十餘人具列別幅以備志局之採擇至寒門五世以文章政事忠節為世所稱閣下知之甚詳必能與同事諸老先生主持公道闡揚潛德第邑志甚簡特以史傳一冊家乘一本塵覽希為照存臨啓禱切

與鄭冕垂書

令兄之柩未審何時抵家弟別後由廩山取道梁溪經京江揚州達於淮上凡八日輒命小奚望北來舟舡竟不值遂渡河登陸曷勝惘惘比至京師知啓行在三月宜其不相遇也此間始苦旱今又苦霖大似吾鄉黃梅旅次誦杜陵今雨不來舊雨來之句緬懷疇昔悲不自已每就寢輒夢令兄握手談笑如平生因述其志行作為家傳而祭之以文并塞足下諄諄見屬之意請言其槩古人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今稱家傳所以別於史家前輩文集皆然令兄交滿京洛而聲於玉山篇中言其才學知遇一意到底不可更禱他事所以持

服營喪乃一生大節亦載之論中先儒嘗曰遷固論贊  
皆補本傳事無重出以作文須貫串不得紊亂重複故  
也祭文叙世德叙才名及交誼亦不涉傳中事欲覽者  
叅觀而得之此又文章之規格宜爾屬草時筆墨騰飛  
若令兄之靈有以相之泪落不止幾至大慟嗚呼令兄  
往矣遺文具在區區之意不特報交情於萬一妄想自  
附古人以傳之將來恐其難必耳披覽之餘幸加裁定  
并勅兩兒賁辦香告之靈前嗚呼可哀也已某頓首白

徵士王常宗先生小傳

徵士王先生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允中為崑山州學  
教授遂占籍嘉定先生少孤貧讀書于天台山中師事  
王真文得蘭谿金履祥之學號有根柢洪武初由布衣  
召脩元史史成賜金帛遣還已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  
歸與郡人高啓並為太守魏觀所延禮觀得罪連坐以  
死先生嘗號媯媯子以其先本陳氏之裔而媯之為物  
叩首長鼻兩則挂于木以尾室鼻故以自寓云同時楊  
維禎鐵崖以詩文雄江左士相率趨附先生獨著論力  
闢之為文中之妖邑中古學寔權輿于先生婁堅氏曰  
嘉定僻在海濱其俗敦樸近厚雖嗜古勤學之士不後



于旁郡邑而其人率不驚于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于典章或深于盛衰得失之故往々不同于剽剽之學乃其以文顯于國初者先生一人而已

澄城令徐先生傳

徐先生時勉字克勤號蘧菴世居邑之南翔鎮少補諸生中副榜入國學繼以部議汰歸又數歲始實為歲貢生時崇禎十三年命閣臣大試天下舉人貢生拔其尤者破格擢用所謂庚辰特用也先生僅得陝西之澄城令于是流寇縱橫歲又大飢先生至為文告于神誓不脫民膏充私索奉上官不徇請托以枉國法竟去任皆踐其言又請發倉庾以賑不待報又量地遠近為粥以食飢者沾牒止差里長有犯者笞以示警不數擬罪輸稅例有羨餘悉除之督師孫公將出潼關勦寇易紆鉛鐵諸物皆取辨州縣州縣奉檄悉派之民間先生支新餉

應之吏白于告成弗便先生曰我為疲民受過庸何傷  
既與邑豪忤遂中以考功法改博士歸：未幾而潼關  
師潰西安遂陷焉草後閉門掃軌以翰墨自娛凡二十  
年而卒先生為人端謹和易與物無競世習毛氏詩學  
為諸生時試必高等邑中後進執經門下者甚眾以人  
師經師交推之晚而為廩吏為遺老不改素志先生既  
歿而吾邑之典型殆盡矣詩學香山劍南有自得之趣  
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又著家訓萬餘言以授其子約言  
揆情切理不為迂濶之談士人家能各置一卷于脩身  
齊家之道思過半矣惜乎無有行之者也

文學李先生傳

李先生宜之字緇仲庶常茂材之子孝廉長蘅之兄子  
也生四歲而孤學於長蘅盡得其指授少補諸生丰神  
開朗眉目刻劃如畫讀書等身下筆不能自休而智辨  
警速意氣軒舉視一世無有也連試京兆不第益專精  
於史學自言馬班范三史讀凡數十遍三國以下亦四  
五遍每有著述引古証今連篇累牘皆編纂家所未及  
文或一篇至數萬言詩或一題至百首傾河倒峽人莫  
測其涯涘而放曠不羈亦時時寄興飲博流連青樓紅  
粉間有毀之當道者先生移書先文節以自明其意集  
二十一史帝王卿相豪傑才偉之士好酒及色禡蒲游



俠者累數萬餘條多至四巨帙又作商刻集書致其公  
比物連類極文人之勝事較前書復倍之其博學強記  
皆類此平生篤孝友敦氣誼母沈氏苦節五十餘年膺  
旌門之典先生承歡膝下終身若孺子事叔父如父夙  
稟家訓復濡染孟陽諸公之緒言故學有師承文有原  
本四方名流與長蘅交者皆引之為友一時有二阮之  
目迨遭兵燹家亡子喪流離憔悴而視聽不衰間與道  
古昔談文章議論至湧居然老成典型也卒年七十有  
先生世居邑之南翔里家有猗園與長蘅檀園並稱  
其後寓余家之東園因以寓園名其集凡若干卷

徵君張先生傳

張先生鴻磐字子石中丞瀛峰之從孫也少美丰姿負  
氣誼從鄉之諸先生游盡得其緒論既執經於虞山錢  
公謙益深見器重翺游浙閩間所交皆當世宗工實為  
之先導焉崇禎季年司農告匱部議復邑漕五萬石佐  
軍需地不產米歲又大祲人心皇皇先生率里老星馳  
至都州疏入奏兼呼籲於當道諸公得永折如故一邑  
至今猶賴之司寇徐公石麟輩器其才交相薦辟力辭  
不赴鼎革後浮沉詩酒聲伎間以布衣自稱賓客至止  
必款留浹日茗香酒冽言笑忘倦依然前輩昇平時風  
度虞山稱其制科之文方軌橫鶩得之女廉開孟道古

談<sup>音</sup>經濟得之子柔叔達古詩今體八分楷書得之孟陽  
長蘅又以其人方之馮敬通其詩擬之陸務觀殆先生  
之知己與壽八十餘鄉飲大廩一時稱之為槎溪人瑞  
云子誼思以貢入京師中途殞於盜又二十二年而先  
生始卒

文學朱先生傳

朱先生諱子素字九初號湛菴品行脩飭默而好深沉  
之思為文具腹稿經營慘淡既而伸紙疾書立盡數紙  
尤長于論古正偽訂疑具有端委少困童子試年及壯  
始補邑庠旋受廩餼

國

初需次貢禮部棄去不事隱居教授以養母生徒執經  
者甚眾凡脩脯所入悉以供甘旨母性嚴毅先生先意  
承歡曲盡愉婉母歿居喪哀毀常見深墨之色終其身  
笑不見齒家邑之東塘庭有古松乃祖萬松所手植先  
生讀書其下圖史紛列凝塵晏如因尚論古今興廢輯  
歷代遺民錄以見志又嘆邑經兵燹後文獻無徵于是



訪求散佚凡故家之弃葺野老之紀載以至廢書之肆  
市餅之家殘編斷簡出之蟬蝕鼠嚙之餘者搜采幾遍  
每遇朋好必以此相詢目營手抄在以繼日先生致先  
公書曰吾邑文獻豈忍泯闕愚欲以一集分前後編前  
編徵文後編徵獻徵文者以文從事凡有關於邑人邑  
事者分類而入徵獻者以文從人則各因作者之詩文  
而排續之始于宋迄于明多者大篇累幅少者殘章剩  
句其人姓氏仍各系本末如小傳晚年家益貧志益苦  
薄游浙西江右凡二年牢愁結轡展轉不自聊歸而病  
不可為矣易簣時對門人小子猶以著述未竟為憾先  
生少游先文節之門與先公伯仲同志同學余兄弟復

受業焉三立師友淵源有自故余家患難後一時及門  
之士能佩服師訓始終一節而不負生平者必首推先  
生與陸默菴先生云所輯有吳粵文獻遺民錄乙酉紀  
事哀貞記畧等書詩有封禺銀陽二集先生少不作詩  
客中吊古興懷偶事吟咏寄託在臯羽景熙間後之論  
立者其置之明季遺民之列庶幾先生之志也歎三子  
晨昂昂晨字駿思守先生遺書次第補輯克繼父志昂  
字曉思才而早夭另有傳

詩人馬先生傳

馬先生萬字士延長洲世族也少讀書等身之詩及詞  
曲跌宕自喜家既中落來寓吾邑為童子師年四十餘  
矣性耿介慎許可教授之暇烹茗自酌清吟不輟有盧  
仝七碗庭筠八义之風所居蓬華不蔽亦遷徙無常一  
妻一子三旬九食而自守甚峻弗能諧於俗間鬻詩文  
以自給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凡友人門生遇其心賞者  
則相遇從品茶命酌談論亶亶間遺之粟帛怡然受之  
或坐有俗客及貴官熟客強邀之掉頭走避或至亡失  
衣冠顛隊阮岸嘗遭歲祲邑令聞其賢餽之粟粟堅却  
之為詩以見志如是者三十餘年年益高貧益甚耳聾



目曠志節益固破窓敞几呶唔雜誦著歷代史論數萬  
言歷一紀始成尋病死矣君之著述雅有師承詩出王  
百穀詞曲出梁伯龍皆君之先世戚友也既而持擇精  
研匠心入妙清新俊逸中獨能振拔於流俗顧不自收  
拾赫蹠斷簡漫汗敝篋中為蠹蝕鼠噬者殆半矣卒後余  
弟天岑購之於其家兼得之友人扇頭或壁間者輒為  
采錄凡若干卷又有梅檀閣風入詩話六卷史論若干  
卷續昭明太子錦帶書一卷余惟吾邑自孟陽從新安  
流寓詩道大振今擬哀君之集追配松圓惜無有力如  
牧齋者闡揚之因次其生平質之當世君子

學博蘇先生傳

蘇先生淵字眉聲號或齋世居邑之涓浦中前明崇禎  
十五年應天鄉試

國朝

順治九年副會試榜就碭山縣學教諭容貌清癯天性  
沉摯孳然忠厚長者也而獨能奮勵于學問謂吾邑文  
獻自王歸兩先生啟之於前唐婁程李四先生繼之於  
後士君子懷文抱質彬彬可觀迨經兵燹風流墜地慨  
然有振興之志所居有濤閣庭植古松一株蓄雙鶴於  
下先生日擁萬卷精研考索靡間寒暑客至間庭閒寂  
但聞讀書聲與松風鶴唳相和答而已為文藻采紛披  
而能一準於法度持以示同志輒口自諷詠覘入顏色

以證文之得失其虛懷求益如此方先生少時孤而甚貧足不出里閭及壯未為世所知余祖文節公見其文大奇之亟付剞劂傳諸四方名始籍籍起壬午賓興被落文節公力薦於當事以遺才入京兆試遂得雋先生嘗言平生知己惟文節公一人時一念及未嘗不太息流涕也同年黃陶菴先生殉節子望方四歲先生撫之為壻鞠育教訓以底於成立與人交纏綿周折皆有終始癸卯續修邑乘屬先生裁定人物進退獨秉公道于鄉土利弊尤三致意焉卒年七十五子三皆先後天藏書散佚殆盡兄子標蒐輯遺集若干卷藏之從弟灑字眉函嘗續翟校先生練音數卷將成而卒亦汲古之士也

進士周先生傳

周先生陳倣字義扶號平園其先為常熟人先生少孤隨母陳育于外家因蒙陳氏僦居邑西門倉舍先納言公故業也公偶過之聞讀書聲因就塾執手鄭重而別或勸先生往謝不應未幾遂補本庠始入謁納言公暨先祖文節公因命先君兄弟與定交壬午舉南京北第二人又三十年與同鄉許潛壺先生自俊同登康熙庚戌進士始復周姓時許先生年已七十先生亦六十矣並有文章宿望一時稱為膠城二老云先生少力學讀書味道與黃陶菴先生同研席講求性命之學賦性安和好奕碁坐隱凝思輒至終日喜為詩有陶白風致登



第後母夫人尚無恙因以錦娛名其堂志孝養也後卒于京師黃岡王公澤弘為經紀其喪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孫承震承泰錄副藏于家

聞喜令許先生傳

許先生自俊字子位號潛壺邑之吳淞所人也登前明崇禎癸酉賢書又三十八年為

國

朝康熙庚戌始舉禮部同進士出身時合肥龍其尚書為

主考先生之鄉舉同年也房考繆修撰彤得先生卷驚怖以為希有意非少年高才弗能辦亟以首卷薦滿堂為之動色及折卷始知為先生莫不嗟嘆蓋一時主司皆少於先生又素習其名而讀其文者也既舉博學鴻儒罷去後選聞喜縣知縣先生亦八十餘矣邑故繁劇先生鎮之以廉靜上官徃徃優容之不甚督過也尋以老乞休歸優林下者又三年而始卒先生少工詩古文

詞記誦既博而才力足以濟之下筆灑灑數千言立就  
雕繪淋漓情文爛熳固足以傾動一時遺集數十冊凡  
數百萬言繆先生嘗欲刪其冗率雷同者存其十之二  
三以傳於世云

論曰先生於先父祖交在紀羣之間當余家盛時燕居  
客坐先生未嘗不在也鼎革遭變先生亦矢志出游分  
北不相聞者久之及庚戌登第余始遊都門先生重尋  
舊好見輒呼余為小友自是往來靡間者幾二十餘年  
先生善談論工詆諧嘗謂余曰為文無他秘總要發我  
胸中之鑿然者若隨人步趨則今文必不售古文亦必  
不傳也昔哉言乎先生之自得蓋如此

武康令吳先生傳

吳先生康侯字得全自號鐵菴世居邑之南里前明崇  
禎己卯舉人入

國

朝仕浙江之武康令先生性忼直負膂力而未嘗輕試  
北上遇劇盜悉以資斧委之數赴公車不第始謁選得  
武康服官清慎以樸質化其民邑為古防風國當茗雲  
諸山界民素若虎患先生躬率獵人捕之用巨絙作置  
網施諸木末圍之三匝中廣數丈獵者蹲踞于四隅持  
鎗礮諸器攢向之虎躍而左則左者以礮逆擊之復躍  
而右而前而後亦然蓋凡數四始及于斃當虎咆哮跳  
躍時林谷為之震動從者咸懾息而先生屹坐凝然嘗



手持鐵槩重數十斤率數人夜行山麓中有巨石在草  
間疑其為虎也舉槩奮擊石鏗然中裂踰年虎暴亦息  
又嘗命一吏侍立書筭而默記其數吏故誤先生以手  
掣其肘吏負痛具以實告蓋受道糧者賄也答而黜之  
于是羣吏莫敢因緣為奸居三年以催科不力罷歸而  
閉戶讀書不異諸生時前齋三楹積書萬卷圍列如城  
客至幾不能容膝年登耄耋手不釋卷兼喜繪龍虎松  
石巨幅小簞有求輒應之嘗自言自天都觀松石武康  
捕虎豹後不特精画理兼悟為文之所以然先生容貌  
魁偉衣冠樸重遠見之皆以為古人也著述甚富具有  
根柢吾邑自叔達子柔陶菴諸公而後得古學之正者

不過一二公先生其一也晚年手輯詩文若干卷梓及  
其半而歿時年八十矣

孝廉王先生傳

王先生楫汝後更名翊字翰臣自號東臯內三之仲子公對之同母弟也順治辛卯舉于鄉少負才名與兄砥礪文行年舞象同補諸生而先生隸郡庠鼎革後父兄皆矢志隱遯外患間作先生曰我復不出如門戶計何赴省試獲雋焉四上公車得而復失者再旋以通糧註誤于是精求岐黃之術著書數種尤為醫學指南先生內行淳茂事祈後及本生父母能先意承志生事死葬莫不盡禮為文悉準先型尤留心經濟多幹畧于民生利弊無不洞曉邑中有大事必侃侃而談待內外族及故交誼最厚有難則救之有冤則白之有急則周之有



殯則葬之易簣時誡其子曰吾三十年孝廉未嘗求田  
問舍得罪鄉里爾等有敝廬以蔽風雨有薄田以供饘  
粥足矣慎勿與戶外一事讀書明理孝弟力田便是佳  
子弟我一生惟知克己不欲先人爾輩勉之既歿邑令  
聞而嘆曰邑中少一正人矣所著詩文有北游草東臯  
詩大年堂雜文各一卷子六人晦尤知名

文學陸先生傳

陸先生時隆字道協號郭亭邑之高橋人也君少工文  
詞先文節見而亟稱之邑中文會輒置之眉目間有小  
疵必屏人與之語未嘗背有譏評君每為稱述必至流  
涕浮沉諸生中三十餘年屢試不第乃刻意古學性膠  
執語訥、如不出口與人辨詰有不勝則為書繼之必  
是已所論乃已晚年喪子貧病不自聊所居曰郭亭林  
木蔚鬱門徑蕭間君讀書其中經月不出今遺集數卷  
大抵六句以後作也筆力古勁師法先秦遇有感觸往  
徃假著述以舒其憤懣讀者悲其志云

文學汪先生傳

汪先生來許字昭茲無際之孫年十五補邑庠名冠諸生好古力學日誦數千言手錄經史子集數十巨帙書法端楷有晉唐風致攻苦積勞遂得瘵疾以歿年僅三十先公序其文曰汪子名家雋才行詣文章醇然完粹弱于取富貴而強于辨邪正弱於騁詐力而強于晰今古其詩文精瑩秀徹一時寡儷與予講求性命之學竊以陶菴期之觀此而君生平可知也有春及州堂詩稿余嘗謂數年來吾邑之詩昭茲似李迪晚思似孟載固一時之秀而皆以夭死惜哉



周孝廉別傳

君姓周氏諱象明字懸著自號韋菴太倉沙頭里人也  
中康熙壬子江南省試其先當宋南渡時自河南濂溪  
邨徙吳本支世系具詳君所纂族譜君少勵志節為時  
文有名州中諸大家如太原延陵爭延致之家塾兩家  
既多藏書乃盡發經史百家之言伏而誦之遇有疑義  
必奮粹羣說以辨其異同務歸於至是而後已目營手  
抄幾忘寢食寒暑久之豁然貫通益明吾道所以然發  
為文章體之踐履無之而非是矣從游者無慮數百人  
一經指授輒能取甲科名當世其教日益廣其學日益  
勤咸以古之經師人師交推之而君躬行身化不欲居

其名為孝廉二十年凡三上公車見士風日澆歎曰此豈我輩比肩接跡之地乎遂試博士職以歸人有勸之者輒笑而不言田魚負郭資教授以自給家人相隨至僦屋以居有司罕識其面鄉里之間殆忘其為孝廉也遇人無賢愚皆盡謙和有不善及不平事持論侃直不少假借異己者徃徃憚而遠之亦迂而笑之讀書少間獨行山顛水涯或灌花或滌硯備然自得人亦莫測其抱負也然竟以攻苦積勞邁疾以歿年僅五十有八撰述甚富於經學則有七經同異錄於史學則有尚友編於理學則有性理發微於字學則有六書考辨於百家之言則有事物考辨於鄉邦之計則蘓松浮糧備考共

計數百卷而所著詩文名團溪禱言又數十卷易筭時命其季子貯之一箱授門人席永恂永恪俾藏焉君既終於虞陽寓舍子某某等奉君柩歸葬沙頭之祖塋而州之人士置主城南福城菴招魂以祀之私謚曰貞文學者咸以為允

論曰吾邑陶菴黃公嘗謚貞文矣後四十六年君之易名適與之合蓋黃公以忠節君以行義其道固無不同也君門弟子既節以壹惠必能狀君之生平以脩國史儒林之采擇余不敏烏足以傳君竊念下帷安定氏同事凡四年接席肩隨形忘道合語云益者三友君其有焉不揣固陋作為別傳授其子附入家乘諒亦君之所



許也夫

鹿樵生傳

鹿樵生者江南嘉定人也少慧且黠初就塾嘗挾群兒以嬉終日不知所之并忘飲食父怒將杖之則掩卷背誦所業如流或於壁間貌仙佛獬豸及松石等物魚不通肖甫成童即以能文名與松坪鳳阿兩子相友善同研席相倡和出入必偕一時有三子之目生家固貧嘗赴澄江試不能成行父解衣付質庫命之曰不得為勿見我并還我衣時三年一試且減額未及往時三分之一而富家又輒厚載以往故寒士得一青衿不啻登第然生竟以第一補膠庠為數年中所希有學博責之贄無以應數思窘之而生傲岼自若聲名益起莫能難也

凡詩賦及排偶雜體為之輒工繪畫篆刻音律一寓意  
即精其詣後游江右歸資裝少豐矣偶狎一姬善歌生  
倚洞簫和之即吮筆為圖見者皆識之以為神似於是  
好事家爭延致之流連歌席間常至數十夕酒闌歌闋  
輒為詩記之尤為詞家所稱性故不羈不名一錢未幾  
貧如故且病死矣病將卒謂其婦趙曰汝從我不過經  
歲家貧無子我死萬萬勿相守婦泣而不言閱數年竟  
以若節死生歿幾二紀人猶稱其才書画流傳爭相藏  
弄謂後起者無與比肩也所著詩賦雜體凡若干卷  
鳳阿山人曰生朱姓名昂其先世<sup>有</sup>小松三松為邑高士  
能詩画工鏤刻四方購之比諸禹彛生父為余師入

國

朝彙儒冠著遺民錄以自况生能世其家學嘗自述曰  
人物精工小李画風雲雕琢晚唐詩蓋最肖其才藝云



太學鄭君家傳

君名覲衮字樊補江南嘉定人曾祖循驥祖燦父道寧皆邑庠生君生而韶秀甫卅角即以能文稱時文體卑靡操觚家往往以摹擬竄竊為~~文~~獲資君獨嘆曰是豈所以為文者乎遂屏去不復為盡發經史及唐宋大家之文伏而誦之作為文章務出於奇詭以自適已意見者咸大笑以為怪而君不為變康熙壬子大司寇徐公以編修主京兆試崇正黜浮文法為之一變君乃上書以所為文為贄公見而奇之為援例入國學館之郎中益讀所未見書且經公訓迪指授聞見既廣學遂大進每當應酬紛襍賓從羣居一室中或承命有所作取

片紙倚几側疾書以進輒能當公意君舉止嫺雅衣冠修整尤敷氣誼精鑒識好汲引居京師數年鉅公魁士莫不重其才而期其遇惜乎邁疾以死也年三十有四司寇公經紀其喪返殯故里魚子有二女俱幼所著詩文若干首

贊曰君嘗入滇作游記一卷自言泛洞庭湖歷黔中萬山度鐵索橋時當酷暑匹馬馳驅瘴霧中回望東吳邈然萬里每誦國風陟岵之詩未嘗不流涕也迨歸而父已歿遺命君嗣大宗後且以明年必入京兆試為言君聞而痛哭不欲生既小祥畫出客裝所存葬其兩世祖妣凡五喪而卒不赴京兆試人稱其於繼述云

### 金南美家傳

金塾字南美號貞恒蘇州嘉定人高祖諱大有字伯謙曾祖都察院都事諱兆登字子魚先後舉南京北鄉試祖諱德開字爾宗太學生嗣考諱起士字懷節本生父名望號許閑皆邑庠生金氏祖居東城世以德行文章為邑甲族自太學殉城難三子皆歿惟許閑翁以幼子僅存及娶須孺人舉七丈夫子而君齒最長遂嗣懷節後君生而敏慧弱不好弄五歲能誦詩十二能屬文許閑翁尤奇愛之以其當繼大宗延名師教之特嚴嘗聚其甥若壻及中表兄弟輩月為文會君文必先成尤稱擅場弱冠補諸生旋食廩餼里黨姻戚咸以大器期之



數踏省闈不見收益攻苦力學至甲子入試忽遘疾不  
獲終事以歸然每遇歲錄猶力疾應之輒得前列蓋支  
離沉痾者凡十有餘歲而歿年僅四十有四娶嚴氏子  
奏鈞君性量安和寡言笑閒居不事嬉遊尤能順承親  
心而友于諸弟與戚友交外若落：內特真摯少工制  
舉義所著不下千篇至病中始以詩篇自娛率懷衝口  
輒能自道其性情而不詭于法卒後遺詩一卷許閑翁  
不忍其無傳也命余論次而為之傳惟君胚胎前光淵  
源有自品行似高曾詩文肖祖父而濡養蘊蓄動必以  
禮誠不媿名儒之家嫡藝林之佳士也余叨中表密戚  
爰述數語附諸家乘不敢為溢美之詞者欲傳之得其

真云

南涯居士小傳

君姓蔣氏名郁字文從居琴川之南涯因以為號世為邑中望族君承襲先緒未弱冠補諸生好學工文詞與一時勝流鏃勵名行切摩文章應求聲氣虞山既擅湖山之勝得文學之傳四方賓朋縞紵絡繹于君門君輒布席張筵相與講德談藝或命筍輿或駕方舟登山臨水極承平游讌之樂更與幽閑之士泛月泛雪劈牋分韵且屬名手繪圖以張之間歲出游自隣郡以訖東中三湘五嶺足跡幾遍皆有紀游之作流傳人口購書數千卷把翫未嘗釋手即所居構一樓題曰挹爽西山之列嶂層巒夕霞曉翠皆可顧盼而得之庭前蒔花種藥



入其室者異香拂。出簾幙間不啻弘景之華陽雲林  
之清閔蓋君將從方外游不復措意于功名矣華亭馭  
鳴先生君之同姓復社名士也而隱于會稽君往從之  
游頗得其緒論更學文于邛南湘碧學詩于鈍吟覲菴  
習其淵源矩度故著述具有根柢顧不事雕繪率懷衝  
口真氣洋溢自合溫厚和平之首要非苦思窮索者所  
能幾其萬一也于素女青烏黃白遁甲諸術莫不博涉  
然一試有弗驗即舍去不復為亦不以介意也馭鴻嘗  
授君地理家言尤篤信之向以祖塋地處卑濕怍于  
懷乃決計遷葬率子弟躬自負土既窆而瘍發左脇間  
困臥者累日時屆歲暮余將東歸過南涯別猶強起相

對忽自述其生平甚悉且曰余詩已刻成七卷皆君輩  
所手定新正下澣某日為余生辰君當亟來為作詩序  
以當壽言可乎相與一笑分手及期而至則君已病甚  
命壻出謝越三日君弟之子敏士過余言曰伯父易簣  
時神明湛如命檢木簡玉珮各一付某手致且曰余交  
滿天下惟侯生能知我者得一言以傳之目瞑矣乃往  
哭于寢門歸欲援筆輒淚落不止又久之而後有作也  
嗚呼猶憶簡齋同集七人君為最長其居與余館舍稍  
近登城南望君家合歡樹一株恰與余館古栢對峙祇  
隔女牆耳故往來尤數每過必瀹茗酌酒出新詩相質  
圖書挿架恣余翻閱或有借觀慨然無吝色至或昇數

帙相贈嗚呼南涯往矣欲求好事好客脫畧形骸出肺  
腑相示者能有幾人哉茲欲傳其懿行追念疇昔話言  
顏笑恍惚如在夢中君其竟死耶若其世系生出則有  
君家世譜在不復更贅云

中翰席君家傳

君名前席字漢廷別號思宋原籍吳縣洞庭東山人祖  
本楨前明太僕寺少卿父啟寓工部虞衡司主事始遷  
常熟居官行誼事具志乘君其次子也由例貢生授內  
閣中書舍人安定既為吳郡甲族而君又為祭酒梅村  
吳公之甥中丞荆山徐公之壻幼稟異姿聰慧超卓讀  
書一二過輒能背誦數歲即解歌詠嘗侍虞衡飲次值  
暮雪命賦之君應聲曰光搖窓不夜風定樹飛花心異  
之招當湖陸公稼書先生於家俾受業焉先後數年凡  
理學之淵源文章之流別罔不得其指歸而揣摩制舉  
之業尤能恪守先正明爽俊逸一掃剽竊蹈襲之陋當



湖丞稱之為採入因勉錄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  
虞衡方官京師君侍母省覲援例入成均撥率性堂肄  
業一時王彭兩司成以國士目之就試北闈年未弱冠  
也既從虞衡請養南歸虞衡復招余與周孝廉懸著同  
事琴川書屋益脩其素業凡經史諸書依朱子讀書法  
日稽月攷沉潛研究寒暑無少間學愈進而文日益工  
數試省闈得而後失者再君安之若命無幾微見于顏  
色于時虞衡奉母閑居君偕其兄漢翼入侍庭幃則晨  
昏定省曲盡愉婉出就家塾則講貫誦讀課經義如童  
子時蓋二十年如一日也丁虞衡艱哀毀骨立感動旁  
人喪葬諸事一遵朱子家禮三年之內筑一聖室燕會

聲樂皆屏不御母吳宜人自虞衡歿後時：遘疾君與  
兄延醫調藥衣不解帶每旦禱于神願減笑以益之忽  
夢神語之曰爾孝格天母病將愈矣已而果然奉命析  
產分居葺治西城所謂燕喜堂者地近言子墨井昭明  
書臺山光雲影參差戶牖君優游愛日奉板輿往來兩  
第間暇則方舟置酒邀賓談讌有浴沂詠歸弄月吟風  
之致平居無博奕紈袴之好下帷兀坐日手一編間事  
吟詠深合晚唐風格所著歐舫詩稿二卷為詞家所稱  
於師門之誼尤篤而余館于君家為最久因稔君行止  
起居日有常度推其志尚自可博一第以顯親揚名為  
繩武克家之子何意年僅四十一官需次竟齎志以歿

也至于孝友性成推恩宗黨德孚鄉里名布方州歿後  
邑人追思弗忘為立傳入邑志子京雍等哀慕終天更  
乞余為文附之家來自余聞君之歿伏枕隕涕未疾頻劇  
不禁祝予之悲而繼之以痛也茲據行狀據拾如右無  
虛詞無溢美直書其事冀傳之得其真云

徵君陸菊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氏諱元輔字翼王號默菴又號菊隱嘉定縣  
新涇里人先生生而凝重甫就傅即知嚮學塾師授四  
子書多刪節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弱冠補傳  
士弟子于時黃貞文先生淳耀暨先祖文節府君諱岐  
曾方立直言社以理學文章倡率後進先生受業門下  
益自砥礪篤信謹守一遵考亭居敬窮理之旨貞文嘗  
稱之曰翼王以敦篤之姿為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  
不足苟一言之不合乎道一行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  
自刻責飲食都忘甚至泫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  
有如翼王者也而先祖尤愛重之舉業之暇留心經學



取十三經註疏伏而讀之丹黃白讀夜以繼日里中朱  
先生子素好古力學與先生相頡頏夏夜苦熱踏月造  
先生談先生方坐斗室閱儀禮正義執筆校讐聚蚊成  
雷汗流肘腋間呼之不應因勸之曰炎蒸如此盍少休  
乎先生曰果熱耶我心入書中誠不自覺其好學類如  
此乙酉七月貞文及邑中紳士大半殉難遂棄儒冠奉  
父隱居時先祖營別業于廠頭延先生至俾從兄蔡及  
開國俱受業焉僅一年先祖坐事被逮捕者悉掠室中  
所有去奸民復聚攘其餘先生排闥直入恣收先世遺  
筆數種十束抱以出復挾從兄蔡間道之太倉入越中  
宜興陳檢討維崧贈先生序曰自稱擊筑之傭謬作賣

珠之客重闕存半私出田文復壁三年深藏張儉先君  
贈詩云危時徇友曾無懼遠道辭家更覺難蓋指此事  
也復搜貞文遺稿于劫火之餘殘編斷簡次第裒錄募  
金付梓以行于世圖其像懸之室中晨起必辨香肅揖  
言必稱先師蓋先祖之私謚文節陶菴之私謚貞寔先  
生輩所定云迨事稍閒同郡諸君子有事于文會招先  
生與先君為之主由是隣邑諸大家爭迎為弟子師而  
邑之英少先後束脩拜門下者亦百餘人先生訓之必  
先行而後文凡以文來學者各就其才之成否以為繩  
劑每坐臯比左右書卷鱗次屹然如城手披口誦篝燈  
必至戊夜門人侍側者徃之必伸思睡先生取其所業

反覆詮解高聲朗誦皆為蹶然而起或至達旦以為常  
至康熙癸丑歲崑山徐公乾學徐公元文始延之入都  
一時名卿鉅公素聞先生名相見莫不禮重之而于宛  
平王文貞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及吾郡宋  
文恪公德宜葉文敏公方藹尤稱莫逆皆授館餼為上  
賓俾其子弟事以師禮戊午春

### 詔舉

博學鴻儒漢陽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入奏時先生歸  
僅一年力請當事代辭者再皆不獲始束裝就道而部  
牒逾期矣既至仍館孫氏未嘗事干謁日檢其家經史  
諸秘本親自繕錄或經月不出其明年春

### 御試

體仁閣先生于詩賦中輒多諷諫語主者得卷不敢薦

因奏薦舉諸士年七十以上而未與選者得授中書正  
字等銜以寵之蓋為先生革發也時先生年六十有三  
具以寔對曰某三十年老秀才無意取<sub>進</sub>矣若復引年  
飾詞以博虛秩是欺君也都人咸高其節乃稍<sub>出</sub>游  
故所往來公卿間親橐筆札遍借其書就印中手抄之  
時

### 天子

方留心儒術石渠天祿之書莫不博覽又簡文學侍從  
之臣以備顧問或面試詩賦序記論說箴銘諸體每引  
用字句必究其出自何書間有所疑未即對則退而之  
先生問焉先生輒能舉其文之首尾上下未嘗遺忘然  
後檢其書示之莫不曉暢卒業而去會大治余公國柱



奉

命巡

撫江南延先生南下居署中惟以教授著述為事且戒子弟勿輕預外事遇地方利害必力陳之毋少靳余公內召復偕之入都時先生年已及耄矣編纂誦讀益勤同舍賓客見先生精力漸憊勸之不能止每夜分輒從窓外引燭去先生謝之曰此帙未竟幸少需戊辰冬歸里復館崑山公所撰詩經集說未脫稿而病作乃還故里猶日抽繹諸書屬門人抄錄編次不輟顧頗為重聽所困有以經史疑義相質者輒書諸方冊以問因笑曰吾游京師數年所主皆達官貴人幸耳不聞朝政時事得以吾讀吾書也易篋前三日開國自虞山歸候先

生于榻前日眇不能視因附耳高聲者再乃執開國手亦高聲呼余字者三日汝婦甚好我著述中有第三支未詳汝精考索為我急檢補入開國固問何書則襍以他語卒不知其所以傷哉先生生于萬曆戊午四月初七日歿于康熙辛未九月十四日年七十有四其先系出太倉瑯琊王氏有諱深者徙居嘉定深生松出為陸氏養子遂蒙今姓松生繼魁繼魁生昌期仕廣東番禺縣沙灣司巡檢教授將仕郎即先生之考妣秦氏元配錢氏子一人宗濉監貢生自先生曾祖訖先生皆蒙陸姓至宗濉始復為王氏承先生命也女二人一適蘇世才一適錢繼序孫男三人允恪國子生允恒允忱俱宗

濼出先生之歿也宗濼客京師開國偕同里張子雲章  
經紀其喪題其銘旌曰清徵君前文學陸菊隱先生且  
屬其家一遵文公喪禮殮以深衣幅巾不作佛事越兩  
月宗濼始奔喪歸伏苫次泣請開國為之狀嗚呼先生  
一生以詩書為苑囿以理學為肺腑以筆硯為恒產學  
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為儒林之祭酒聖世之逸民者  
垂三十年著書立言老而彌篤穆叔之論不朽立德立  
言孟子稱達尊齒一德一至先生可謂兼之矣其於經  
學初習朱子易正義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尚書蔡氏  
傳春秋胡氏傳禮記陳氏註繼而上涉漢唐下迄元明  
莫不博覽強記而尤深于三禮及詩所著十三經辨疑

若干卷考異若干卷註疏類鈔若干卷嘗以聖賢道統  
散在六經苟經學不明則道統亦晦故輯諸經傳註一  
以考亭為宗而旁引諸儒之說以辨其異同攻其未失  
由之究天人性命之微而造道入德焉嘗荅家弟棠書  
曰僕少慕聖賢明季結直言社時便以存誠主敬之學  
自勵今年力雖衰矻矻孜孜食不甘味寢不遑寐每誦  
曾子啓手足章深省古之仁為己任者未有不臨深履  
薄死而後已者首強不息獨立不懼從事于寡欲以進  
于無欲則濂溪所謂學聖以一為要者庶乎可以寔踐  
之矣至于六經千聖之心法四書六籍之精華循序致  
精一返歸諸己尊德性道問學內外本末一以貫之



然後儒佛之邪正朱陸之異同不辨而粲然可觀明代  
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高忠憲為正宗  
陳白沙主於靜中養出端倪王文成主于致良知各有  
明之後流為龍谿近谿秦州東溟卓吾山農心隱狂瀾  
既倒起之者惟梁谿高忠憲顧涇陽關中馮仲好武水  
陳幾亭東莞陳清瀾數賢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  
并驅伏羲以來諸聖賢俱入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真儒  
作火其書可也雖然大道至精至微進一步又有一步  
觀夫子志學章可見即造到顏子卓立地位未達一間  
難哉難哉相與勉之而已先生又作續經籍考若干卷

分經史子集四部詳列序目卷次及作者之旨雖釋乘  
不遺又慨明末忠臣義士不能盡載明史哀爭光錄若  
千卷或得之野乘記載或聞之遺獻口述靡不筆之于  
書又採佚事為菊隱紀聞若干卷開國等又輯先生文  
集若干卷並藏于家吾邑文獻殘缺先生力為蒐輯雖  
單辭隻字亦必手自抄綴今歲七月過開國仍貽堂坐  
談竟日因言吾欲做程氏新安文獻例選吾邑有闕名  
教之文彙為一書今耄且病殆將不久人世願吾弟與  
文饒漢瞻共成之先生內行淳備奉將仕及母秦氏終  
身若孺子母先卒為之三日不食三年不內不飲酒食  
肉哀毀骨立每一發號感動隣里司李倪公以純孝旌



其廬固辭不受迨父歿亦然踰月而葬乞給諫熊公開  
元志其墓四方名人魁士咸采會弔聞粵中脩通志乃  
致書故人請以將仕官越捕盜諸事入志中以散秩得  
附名宦蓋為先生故也為人率直任質事師交友不以  
生死顯晦分冷熱處人骨肉間深沉周摯洞見肺腑而  
一本于誠見有不善必侃侃言之嘗言大丈夫須光明  
磊落是曰是非曰非詭隨以徇人我不為也先賢後裔  
窮不自振者必周卹引掖之聞一英才雖未嘗謀面亦  
必延譽于人待宗族姻黨咸有恩禮自奉甚薄食取  
充腹京師諸公卿時羅致珍錯先生一匕之餘若不  
知其味衣取蔽體北方苦寒冬或不具一裘亦不知其

寒出必徒步有以車馬請者輒辭之居止取障風雨經史  
分列凝塵滿案晏如也先生性愛菊兼慕陶靖節之為  
人因取周元公愛蓮說中語自號菊隱故學者皆稱菊  
隱先生竊惟吾邑文章忠節代不乏人而能得道學經  
傳之正者惟先生一人而已蓋其博極羣書錯綜衆說  
不為高談以入于空無不為異說以淪于荒謬見富貴  
而不慕處貧賤而不憂學之醇而擇之精執之固而行  
之篤天豈小儒曲學驚名喜功之徒所能望其藩牆窺  
其閭域也哉開國不材于先生無能為役顧自念祖源  
父子獲交于先生三世矣開國執經門下亦且四十餘  
年追惟平日步趨馨咳為之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



不書也乃以辨香肅告先生之靈退而敬述其出處言行以質之當代大君子庶使後之傳儒林者有考焉

文學金戒菴府君行狀

康熙庚申秋八月二日文學金戒菴府君卒越五年府君之季弟率孤子任葬之羅溪祖塋子壻侯開國謹次行事而為之狀狀曰府君諱獻士字治文自號戒菴蘓州嘉定人曾祖諱大有中嘉靖戊午科祖兆登中萬曆壬午科授都察院都事父子相繼以篤行長德稱都事公生二子長諱某次諱某皆由庠生入太學而府君之考則都事公之次子也母唐孺人府君生而穎異未弱冠補博士弟子長身玉立膽識過人立儔伍中豁然獨出於其上與從兄懷節諱士奮者齊名懷節為開國祖姑所自出有舅家風而府君執經吾祖文節公之門兼

承黃貞文先生之教從其兄肩隨先大人伯仲間以文章道義相砥礪吾祖愛之與子姓諸甥等未幾邁國變郡邑騷動忽有與府君同姓者忤吳淞鎮帥帥恃天下方亂擁兵益驕橫遽麾甲士入邑縛之捕者不知主名倉卒至府君家執太學公及府君兄弟以應時當夏日反接行七十里自分必死矣府君陽為歡笑以好言誘捕者俾告之故方知其非是因力辯得釋遂奉太學公遯跡邑之新豐鄉不兩月而城中被兵府君一家獨全既而吳中諸賢復有事於文會來招先大人主其事辭既不獲乃引府君輩起而應之相與從事素業聯絡聲氣與南浙七郡之士交相應和而貞文文節之緒言賴

以復振府君之名因此聞於四方凡賓客至止爭來納交府君開長筵潔酒肴留連款洽移晷浹夕人人有如歸之樂邑令下車必首詢府君名鄉土利弊事當興草者輒與咨商邑故健訟而一二不逞之徒每挾令之短長以營私釣利府君必力為調解以保全之故一時賢令往往樂與之游然以高材生數困場屋尋為進糧星誤抑鬱不自得既丁太學公艱事唐孺人終身若孺子室中署母在二字當人事雜沓中自守泊如以明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於昆弟間尤極友愛同居共產不以肥瘠較量相對怡怡曲盡家庭之樂讀書過目成誦下筆千言不假思索對客作盈寸書口語手揮文采爛然曲



盡理致尤工書法得大令魯公之神村夫俗嫗有所求乞欣然應之為人忼直簡易不事修飾每厚於待人而嗇於奉己緼袍敝屣處之自若飲酒能盡一石引滿軒渠不及於亂居鄉里間恂恂粥粥人人得其歡心或有爭訟皆來取平輒待片言乃定遇不平事則奮身與之爭至傾貲助之不少靳其輕財好施出自天性或至不能儲一錢悉出質貸以供酬酢有負之者輒置不問也故無賢不肖皆知德之而府君之心力殫瘁不可為矣府君生於天啓丙寅二月十一日其歿也年五十五娶汪孺人工部雷菴公孫女文學子肩公女先府君九年卒子在殤女四長為開國婦次適張宏升次適趙拯次適

陳學麟皆汪孺人出側室子一人即任也府君之歿唐孺人尚無恙府君季弟民譽君迎養焉又五年而卒民譽君旋奉考妣之喪合葬於都事公之穆以府君祔焉與懷節君昭穆相對禮也嗚呼仰維府君生平雄才豪氣骯髒一生里閭悠悠之口僅得其形似傳述異詞開國日侍左右見其神明之際語默之外確然負驚世之才振俗之槩所謂磨不磷涅不淄者而遭時坎軻不能展其志僅為惠一鄉浮沉終老亦命矣夫至開國之為壻也府君特念先文節師門之誼先大人肺腑之交凡護之患難之中揖之壇坫之上使邑之人尚知上谷之學者皆府君之力也猶憶開國年十四先大人攜之見

府君府君執手目屬之忽笑曰吾欲為令子作蹇修其有意乎先大人詢何氏曰即弟也因介司馬倪公徵君陸夫子請於太學公為訂姻焉先大人喜謂開國曰汝少且弱今得賢婦翁吾可無憂矣余家固貧六禮不能備府君命之入贅館於宅之南樓視已子有加焉吾婦為府君所鍾愛而外母汪孺人賢而善病凡家中諸務悉委吾婦經理開國長子生府君撫之命名曰銓自非角以至成童寢食必借教誨必至後府君生子遂以兄呼余子分雖舅甥情猶兄弟也開國屢有都門之行府君輒資裝送之家書郵寄月必再至孰知兩次言歸始則喪吾外母繼復喪吾府君也嗚呼痛哉開國荷府君

撫育之恩栽培之德非猶夫人之翁媪也獨媿蹭蹬無成髮將種種每感府君當年擇婿之意恐負知人之明所幸府君肖子酷有父風而存日倚外孫為命今則長者皆厠名庠序幼者亦漸露頭角而開國得以安貧勵志毋廢先緒不見斥於名教何莫非府君二十餘年所教育煦養者乎今開國尚舍府君之室房幃便闥音容宛在所以執筆思維涕淚盈紙欲述府君之平生而未能成篇也爰書梗槩將乞言於府君之故交用表墓域猶冀府君冥漠之靈尚其鑒諸嗚呼謹狀



文學陸敦士先生墓表

余與吾友陸子聲遠訂交蓋四十有二年矣既寄籍嘉定入國學卜宅于邑治之南巷始奉其尊人敦士先生以來衣冠偉然望而知為有道長者也聲遠色養有加每招余輩侍先生撰杖履設酒食以娛之春秋佳日追從譙笑凡十三年而先生始厭代聲遠偕兄德聞弟平原等奉先生柩歸葬家山哀經叩余于虞陽之舍以墓上之石為請余遂巡固辭者再而聲遠請之不已乃泚筆敬述用慰孝子之心竊恐非其人也謹按先生姓陸氏諱某字敦士吳縣洞庭東山人祖某父某妣某生先生年歲入膠庠讀書沉敏行已端方執經于侍御

李公灌谿頗得其師承與同里席太僕諸公以氣誼重  
于鄉閭遂聯姻婭而尤以文望著當時鼎革初湖中崔  
符竊發諸不逞之後乘機肆掠莫可誰何忽一日聚百  
人持械來劫圍先生第先生少負膂力挽強弓取百矢  
注于房以射之諸不逞者莫敢近而退遂解儒冠隱于  
山中教子孫以義方待朋友以忠信間有質疑聚訟者  
必俟一言乃定而先生晏處超然時嘯傲山巔水涯  
以為樂學仙習禪無之而非道也既而婚嫁將畢遂依  
穀遠而居以幼子從焉穀遠兄弟為葺精舍所携蕉團  
藤杖箬笠棕鞋皆非世俗間物自製果餌或烹茗設餉  
余輩談笑移時或見賓朋襍皆則去之若浼焉春採梅

秋尋菊興之所至獨往獨來徘徊瞻眺往不告主人  
而去又嘗欲自沐一棺鐫其上曰大休歇菴與名僧往  
來倡語酬答多出世間法少習靜功老而強健余亡于  
熙病瘵從先生游教之伏氣調息歷數十旬得山中名  
果必持餉之兒亡為余言之輒憫然於乎傷哉余竊奉  
先生之教且辱穀遠請不辭固陋為述之如右若夫列  
之獨行傳之隱逸者是有史乘之筆在余益非其人也  
盍姑俟之先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八十  
有四子六廷錫字德聞庠生廷鏞字聲遠廷鏞字平原  
廷釗字脩耒廷鈞字聖陶廷錄字名揚鏞鏞鈞俱太學  
生女七長適諸生席次文後沈次適郡丞席文遠啓疆



太僕寧侯公中子次適鄭本生茂源次適席文京啓畿  
次適陳濬祥啓喆次適嚴維采茂芹次適貢生翁雲木  
文樞次適吳天麟某孫男若而人孫女若而人今附葬  
某阡某原之祖墓蓋康熙某年月日云

石處士墓碣

自余童穉時即識石君岫雲而知其賢蓋與先世父潛  
確先生先姑婿南溟先生游好尤密云迨余出游都門  
客授鄰邑與岫雲不數數相見追維徃昔便已四十餘  
年而岫雲亦八旬餘矣今年三月忽率子澗奉家乘先  
狀扶掖踵門肅拜而言曰昔鏞先君文茲府君之見背  
也嘗請南溟為狀潛確為傳將藉以乞銘於當代直儒  
藏諸幽域而人事遷移逡巡弗果今已奉考妣之柩卜  
葬於邑之依仁鄉十二都首字圩之原墓碣未立怒焉  
心悔竊聞吾子肆力古學作為文章四方先達亟稱之  
鏞每從友人所見子之文必迴翔雒誦而心儀之非子之

文不足以垂不朽而詒來世敢固以請余為蹴踏久之  
離席辭者再不獲命謹据家譜傳狀隱括大畧以表之  
翁姓石氏名在字文茲始祖菊山本籍吳縣以避役來  
居邑之南翔鎮遂為嘉定人菊山生三子曰仰曰敬曰  
守皆以山為序守山善生殖里號素封生四子曰恒曰  
怡曰道曰文皆以川為序恒川名炤是為翁之父生子  
五翁行第四早歲失母為寡姊撫抱以至成立恒川個  
儻自負不問生產翁乃從其叔道川習其素業并心赴  
時悉復乃祖之舊以養其親晨昏溫清洗腆旨潔優游  
樂康以終其身且感叔父之提携事之如父念女兄之  
顧育待之如母亦生有養而死有藏也與兄並業異爨

不求其分訪姪他鄉折箸一同厥嗣持家節儉教子義  
方不嘻嘻而狗不嗥嗥而嚴誠無媿萬石家風也以至  
重然諾好施予鄉黨之中莫不稱為長者乃節其行事  
上之有司舉鄉飲酒禮揖諸賓介之列庠序公論咸以  
為非翁不足以副斯典也翁生於前明萬曆辛巳某月  
日卒於

國

朝乙未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李繼室陸皆有懿  
行克相夫子以興其家事詳先狀不累書子三胤昌爾  
昌李出錕原名際昌字岫雲陸出孫男九人胤昌出者  
四濬濟濤深爾昌出者一源錕出者四淙濟湧澗邑庠  
生有文行先是岫雲圖翁像乞遺獻名公為之贊若金



徵君孝章陳孝廉確菴歸高士元恭尤侍讀悔菴采廣  
文既庭黃太史忍菴諸公皆樂為之詞高文椽筆發潛  
闡幽至矣盡矣而先潛確亦曰逐末而有務本之心庶  
入而懷君子之行輓近而得淳古之風於所不能傳者  
而傳之則有待於當代真儒之有心世道者茲辱岫雲  
之請是以真儒視余矣烏乎敢嘗讀錢虞山所撰某氏  
墓碑有云人子所欲不朽其親其重不啻萬鈞而以余  
文為之引曾不足以當一髮又何怪其迫蹙詰屈而無  
以承命乎則余之荒言聊以慰孝子慈孫之意云爾若  
夫大書深刻仍請竦之立言君子



